



把心交给党

刘 滄 浪 著

72.2.26

中国戏剧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医学專家齐嘯峰，与“留洋”同学曾鳴高勾心斗角，致使工人高海山变成殘廢；他为提高个人声望，准备把論文寄到外国發表；并在整風时期拒絕批評和自我批評。最后，在党的感召下，在高海山、曾鳴高和女兒的批評下，毅然把心交給党。

剧本揭露了资产阶级學者思想的丑恶，也指出只有决心跟着党走，才是唯一的光明大道。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96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統一書号:10069·142 字數19,000 开本787×940 1/32 印張1 $\frac{1}{8}$

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0,001—5,000册

定价(7)0.13

人物：齐嘯峰——某大医院的外科主任。52岁。

何淑端——他的妻子。妇科大夫。46岁。

齐虹——他們的女兒。外科护士。19岁。

曾鳴高——外科副主任。齐的老友。49岁。

曾云——曾的兒子。外科大夫。24岁。

高海山——工人。先进生产者。35岁。

周媽媽——齐家的老佣人。54岁。

这个小故事，發生在1958年春末，某一个晚上。

某大医院的干部住宅区。这儿是一幢幢的西式小洋房。房屋之間是草地，花丛，藤籬架和白楊树行。平时这里是極為幽雅和宁靜的；但是目前由于轟轟烈烈的“双反”运动和“向党交心”运动，这里也变了样子：走廊似的藤籬架是大字报的重要陣地——“西瓜园地”（專門悬挂揭露重大問題的大字报的地方）；花前树下經常有人在激动地談心，醞釀；树中有一条紅色的标語布，象火一样在那兒燃燒；住宅里的电灯，常常是深夜不灭，有人在星夜思考問題，或者是写大字报；树丛后面的办公大楼，也打破了平日的靜寂，灯火通明，人声嘈杂，各式各样的小会大会，在那兒热烈的进行着。

舞台上齐嘯峰家的客厅。室内陈設講究而舒适。两大排裝滿了精裝西洋書籍的書櫥，显示了齐嘯峰的学者气派。墙上有几張放大照片，讓人們看見了齐嘯峰的青年时代，在美国念書的时代，中年时代和老年时代。室内左右各有一門，分別通向書房和臥室。客厅正面是一大排落地長窗。透过長窗

可以看見懸簾架和辦公大樓。

開幕。

屋內沒有開吊燈，只開了一盞小台燈。光綫很暗。

屋外遠處的簾簾架和辦公大樓，燈火輝煌，人影綽綽。

大樓里的揚聲器“喂，喂！”的試音之後，一個女同志的聲音在向人們播送一個通知。

廣播的女聲：“喂，喂！各科室的同志們注意啦，注意啦！整改辦公室有一個臨時通知。整改辦公室有一個臨時通知。今天晚上九點半鐘，黨委會邀請了本市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的三位代表，來我們醫院舉行報告會和座談會。這個會，對於我們當前的雙反運動和‘向党交心’的運動，會有很大的幫助。希望同志們準時到會。報告會的地点，是辦公大樓三樓會議廳，三樓會議廳。”

齊嘯峰一個人背著雙手，在屋里慢慢地踱來踱去。當揚聲器報告通知的時候，他停下來，背對着外面聽了一下，然後又踱起來。

屋外沿着樹，有幾個人談着話走過去。他們的語調很興奮，激動，但聲音很低，聽不清楚，只能讓人聽見一些個別的詞句：

——向党交心，看誰變得徹底……

——有人根本不交……一點態度也不表示……

——“西瓜園地”的大字報有看頭……

——有百分之六十的大字報，都是批評他的

……

——这个双反运动……

——这个大跃进……

齐嘯峰偶尔停住听了听，最后他站下来了，垂头丧气地看着墙上挂着的自己的相片，无话。

周媽媽捧着飯菜上。

周媽媽 哟，怎么电灯也没开呀？（顺手开了室内的吊灯）先生，您也真是，屋里这么黑，您也不怕伤了眼睛？

齐嘯峰动也没动，也没答话。

周媽媽 （摆下飯菜）先生，您一个人先吃吧。别等虹虹她娘兒倆了。誰知她們忙到哪儿去啦？

齐嘯峰不語。

周媽媽 先生，您喝点鷄湯吧，醒着呐！您喜欢喝白湯，我就一点鹽都沒有攪……

齐嘯峰（头也没回）把它收下去。

周媽媽 收，收下去？您？

齐嘯峰連人帶飯，看也不看，背着手又跳起来了。

周媽媽不敢再問，只好收东西。

桌上電話响了。

周媽媽 （接電話）呵，誰呀？——这兒是省醫院，唔，对，是齐大夫齐主任家里。呵？您是誰呀？姓高？什么？您是病人？呵？工人？——要来看看齐大夫？（向齐嘯峰）先生……

齐嘯峰（一直好象没听见，这时冷冷地）我不在家。

周媽媽 您？——（对电话）他，他这时候不在家。呵？……哦，哦，（放下电话）他是说，回头才来，不是这会儿来。

齐嘯峰不語。

周媽媽捧着飯菜要走。

齐嘯峰（没回头就说）給我火柴。

周媽媽 哦，哦……（赶忙从身上掏出一盒火柴，給他。）

齐嘯峰从身上摸出一包香烟来，看也不看，慢慢地撕开它。

周媽媽（大惊）呵？先生，您抽香烟？

齐嘯峰不語。

周媽媽 我的天哪！我上您家都有二十多年啦，哪兒見過您抽烟？先生，您今兒个是怎么啦！

齐嘯峰回过头来，瞪她一眼。

周媽媽 哦，哦……（不敢再说什么，捧着东西出去了。）

齐嘯峰显然是第一次抽烟，刚吸了一口，就呛出来了，于是又把烟熄掉。

周媽媽在門外窺視着齐嘯峰。

齐嘯峰蹣过了。拧开收音机。收音机中正傳出这样的话：“……在双反运动的基礎上，出現了高級知識分子向党交心的热潮——”他一下又

关了收音机。重重的嘆了一口气，慢慢地，无意识地踱到門外去了，不久，隱入樹丛的后面。

周媽媽（看齐嘯峰走了，跟过去望了一望，回到室内来）我的天！八成这老尖子要出事！这样神魂顛倒的，非出事不成。这，这……（急得轉了一轉。看見電話，急忙抓起就撥）喂！喂！是妇产科嗎？何淑端在不在这啊？什么？噢！就是齐主任的爱人，何大夫……嗯？走了一會兒啦？嗨！（又撥電話）您是外科是不是？找虹虹来，我有話跟她说。啊？嗨，齐虹呵！护士，护士！嗯？找曾云去乎？我知道，曾云是外科副主任曾大夫的兒子，要你講！（挂了電話）嗨！这个小虹虹，在这个节骨眼上还鬧个什么恋爱呦！——不成，我得赶快找找她娘舅俩去！万一有个三長两短的，瞎！（急匆匆的下。）

齐虹和曾云自另一方向上。齐虹在前，曾云在后。他有些迟迟疑疑的样子。齐虹手里拿着紅黑墨水瓶、毛笔和写大字报的旧报纸。

齐虹 噢！进来呀！曾云。

曾云 齐伯伯会不会在里边兒？

齐虹 在里边又怎么样？他在他的，咱們写咱們的。

曾云 唔，不好。他会生气的。我最怕他瞪眼睛。再說……

齐虹 我不怕。爸爸！爸爸！（推开两处房门看）根本不在家。来，咱们动手吧！曾云，你看，这是我从那儿（指藤萝架）抱来的大“西瓜”，都是我爸爸的要害。我是想呵，咱们挑几个出来，跟他画成漫画儿——你不是挺会画漫画的吗？再配上打油诗，然后——噢！你在想什么？你没听我说话呀？真是！

曾云 呃，呃，我说小虹呵，你看……

齐虹 看什么？

曾云 我说，你看……要是齐伯伯他回来碰见了这……

齐虹 碰见怎么样？他还敢把你哄出去？这也是我的家。曾云，我看你呀，还是思想上有顾虑，不敢对准我爸爸开火！

曾云 我不是不敢开火，我是……

齐虹 你是什么，我早知道。你不敢得罪我爸爸。大学者，大专家，大教授，国际上都有名望，这还碰得？得罪了他老人家，还跟谁学本事去？你呀，亏你还是共青团员呢，这么不勇敢。你爸爸就比你强多少倍，他就能打破情面，跟我爸爸提意见。大字报，他就写了十几张。

曾云 不是因为这个，小虹，齐伯伯他根本就不会要我这个学生，凡是党团员他都不要，他都认为没有科学家的气质。我是有顾虑。

我怕因为我們的不小心，任性，刺激了齐伯伯，影响了他的进步。党委書記跟我們說過不止一次，叫我們無論如何都要尊重这位老科学家。还有，我爸爸跟齐伯伯的关系又是那样坏，往一碰还碰不攏呢，咱們再出点漏子可怎么办？我爸爸最近好多天来，一直想找齐伯伯来一个思想見面，思想交鋒，把什么问题都徹底的談开，可是总怕弄巧反拙。刚才我爸爸又去找党委赵書記研究去了。你以为这事簡單嗎？

齐虹 好，好，不簡單，不簡單！你們慎重，我来猛攻，咱們打他个配合战。——好，不扯这个了，不扯这个了！搞我們的大字报吧，你要真怕，就走吧！我一个人干。哼！

曾云 誰怕呢？你看你說的！

齐虹 不怕就动手！

曾云 动手就动手！

齐虹 好！我想呵，跟我爸爸画这么一張漫画，別人，就是画好多人，都笑瞇瞇地向党交心，我爸爸呢，一个人愁眉苦臉的，两个手捂着自己的心，就是不往外拿。一个勁兒往后退。他咀上面要写一句話：“我不交，我不交！”退去的地方要有一塊指路标，上面写“資本主义”，交心那些人那兒也要有一塊，写“偉大的社会主义”。我爸爸画得

越象越好。喏，牆上有照片，照着画。

曾 云 这容易，几下子就画好了。（画。）

齐 虹 （帮曾云的忙，一面指点，一面赞美）好，好，这儿要用紅的……呃，跟我爸爸戴上眼鏡兒，好！——这个心，要画大点才看得見。（一陣忙碌。）

曾 云 （笔一丢）好，交卷一張。

齐 虹 好！好！画得好！我就知道你有天才。
（用圖釘把漫画釘在書房門上。）你瞧，挂这兒多棒！我爸爸想不看也不行。

曾 云 噯，取下来，取下来，大字报不允许这样挂的。回头党委書記批評起来……

齐 虹 挂一会儿有什么关系？放心，我懂得政策的，（回到曾云这兒）再画一張，画我爸爸的人生观。你看，这样画妙不妙，我爸爸背着手兒，脑袋仰着，眼睛望着天，天上有一頂大帽子，要画得象一頂王冠。帽子上写一行字，“全世界最偉大的科学家”，你說呢……

正在他倆研究的时候，齐嘯峰回来了。

齐嘯峰低着头向書房走，根本没注意他們。

曾 云 （發現了齐嘯峰，赶忙站起来）齐伯伯，您回来了？

齐嘯峰 （停住，未回身）唔。

齐 虹 爸爸。

齐嘯峰回身看了他們一眼，沒說什麼。又往

書房去。

齊嘯峰（哎呀！我的漫畫兒！（急喊，已經來不及，白得呢））

齊嘯峰（嘿，（滿臉失望，又轉身走近廚房，見面，一怔，戴上眼鏡看。））

齊虹和曾云屏息以待。

齊嘯峰（取下眼鏡，抑制着愠氣，低沈地）誰貼的？

齊虹我。

齊嘯峰誰画的？

曾云呃，這是……

齊虹我。

齊嘯峰（齊嘯峰猛一下撕下漫畫來，緊緊地抓在手里，濕熱回身直視侄兒，兩手圍着這張畫，沒說話。）

齊虹爸爸，你——曾云，你看他把我的畫撕了兒……

曾云齊伯伯，您不要生氣，這張畫的意思是……

齊嘯峰（嗯，畫的意思？曾云同志，請你回你自己家里去，跟你父親去講去。）

曾云（呃……那，那……）再見，齊伯伯。

齊嘯峰（別走，稍什麼？——爸爸，畫是曾云画的，可是是我想的，是我出的主意，是我釘在門上的。根本扯不到曾叔叔身上去。）

齊嘯峰不話。

何淑端和周媽媽這時暗上。

齐虹 我就是存心貼在門上的。存心讓您看見。我是要燒你一下！画的意思，很明白。

您要是弄不明白，我可以給您講講……

齐嘯峰 （抓緊漫画，低沉有力地）出去！

齐虹 什么？

齐嘯峰 滾出去！你个流氓东西！

齐虹 呵！

何淑端无語。

周媽媽 小虹虹，你……

父女怒視了一會兒……

齐虹 爸爸！我不跟您吵架，您也用不着發火。爸爸，我是真替您着急呀！这么轰轰烈烈的整風反运动，对您难道就没有一点影响？这么偉大的时代，誰都在大跃进，难道您就一点也无动于衷？我們医院里的大夫們，專家們，誰都在把心掏出来交給党，交給人民，难道您就一点沒受感动？您去看看“西瓜园地”的大字报吧，快去照照鏡子吧！您领导的外科，浪費最大，保守最厉害，医疗事故也最多。您领导的外科，干部最不团结，带头的两个，就是您和曾叔叔，您教的学生，都是只專不紅，您最得意的三个学生，俩右派。喏，爸爸呀爸爸，那么多严重的問題，那么多触目惊心的事实，难道

您就一点也不感到痛心？您怎么不向曾云的
父亲，您的老朋友，我的曾叔叔学习？人家
多进步！引火烧身，自攻保守，把心交给
党，勇敢的揭发自己，也勇敢的揭发您……
齐啸峰（怒喝）出去！你给我滚出去！（漫画纸

团猛火洒落在地上。）

齐虹您！

齐啸峰你喜欢曾家，你就去！你们去进步！你
们去革命，你们去贴大字报！你们去说漂亮
话！曾家正等着你这个革命的儿媳妇呐！

齐虹（抑制不住感情，扑到何淑端身上）妈！……

何淑端（紧紧地搂着齐虹，低声地）虹儿！虹
儿！

周妈妈小彩虹，小彩虹，——彩虹她妈，您怎
么不说话呢？您劝劝吧！劝劝吧！

齐虹（挺起身来，抹掉眼泪）我是要去！我是
要革命！我是要当曾家的儿媳妇！怎么样？
我才不怕您呢！您倔，我也倔！（拾起漫画）
走，曾云，咱们贴漫画去。就这样把它贴出
去，让大家看看我爸爸对待批评的态度！

走！（推着曾云一冲而去。）

周妈妈（阻拦齐虹）彩虹，小彩虹！别这样，别
这样！（追下。）

场上剩齐啸峰和何淑端。

沉默。齐啸峰慢慢走到沙发前坐下，轻轻嘆

他吁了口气，用手扶着头。

何淑端一直注視着齐嘯峰。

沉默。

何淑端（倒了一杯开水送給他）嘯峰，喝点水
压压吧，呵？

齐嘯峰不起身，也不接，只是摇头。

何淑端靠着他坐下来。

齐嘯峰把香烟給我。

何淑端您？……（还是给了他。）转身去門，

齐嘯峰沒有抽。拿着香烟，无意识地摆弄。

何淑端您怎么好跟孩子發这么大的脾气？

嗯？……

齐嘯峰不語。

何淑端甭見是个小孩子，她的态度不好，你
要放在心上，我們可以批評她。可是，可是
她說的那些話，我覺得你都应该好好考慮，
好好想想。

齐嘯峰不語。

何淑端呵？……

沉默。齐嘯峰站起來，不語。

何淑端你在想什么？嘯峰。……來，坐下吧。

咱們倆談談心，好吧？（凄苦地一笑）你看，

嘯峰，我們結婚都整整26年了，可我們之間，

真正談心的时候，还是很少很少啊！……嘯

峰，我們一起生活在旧社会的时候，我还懂

得你，可是解放后这些年，我們越来越有距离。（摇头）我真摸不透你的心呵！……有时候，我觉得我們是一对陌生的路人。（有些心酸。）

齐嘯峰不語。

何淑端（稳住自己的感情）哦，今天我收到虹兒她哥哥跟姐姐寄来的信。这两个孩子在边疆工作得很好，他們都入了党。他們在信上鼓励我們赶快进步。他們对我当选区人民代表，和参加了妇联，表示非常高兴。他們鼓励我爭取入党，我，我哪兒够条件啦……他們特別关心你，一再的希望你在這次运动中能够真正的向党交心，成为一个紅色的医学專家。他們要我也帮助你……看看信吧，呵！

齐嘯峰沒有接信，但停住了走劲。

何淑端（热切地）嘯峰，談談吧！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到底有些什么事情想不通？解放以来，这么多运动，你总是不参加；要不，参加了也不講一句話。这一次，难道你还想这样？还想放过一次爭取进步的好机会？談談吧，嘯峰，你心里有話的，有苦恼的，这些天来，你就沒有睡好过，談出来吧，就我們俩，呵？

齐嘯峰（摇摇头，嘆气）唔……

何淑端 (有点激动) 呵? ……唉! 你的心真冷

呵! 可你这样: ——

齐嘯峰 也許是冷。不过……

何淑端 不过什么? 說呵! 說下去呵! 呵!

齐嘯峰 說? …… (摇头) 說不清楚呵, 太乱囉!

何淑端 乱不要紧, 說出来我們一起来理清它,

好不好?

齐嘯峰靠着沙發, 試圖整理自己的思緒。

何淑端热切地望着他。

齐嘯峰 唉! 不知从何說起呵! ……这眼前的一切, (摇头。)……

何淑端 說呀, 你說呀!

齐嘯峰不語。

何淑端 你覺得, 你覺得共产党好不好?

齐嘯峰 好。当然好。

何淑端 那, 我們的新社会呢?

齐嘯峰 当然比旧社会强一千倍, 一万倍。

何淑端 你覺得, 党对于我們高級知識分子呢?

齐嘯峰 好。照顧、体貼、信任、尊重。不像国民党那样, 只要奴才不要人才! 真可以說是天淵之別。……可是……可是……

何淑端 可是什么? 呵?

齐嘯峰 可是为什么总喜欢搞什么运动? 不肯讓我們安安靜靜的, 一个人关在屋子里面潛心进行我們的研究! 为什么硬要我們搞科學的

人也去搞政治？思想改造，改什么？交心，交什么？怎么个交法？“又紅又專”？“紅”对于我們來說，有何必要？……开会呀，座談呀，讓一些人誇誇其談，有何好处？当然囉，某些伪君子，投机者，那倒是喜欢这样搞的……

傅淑端 伪君子，投机者，你指的是谁？
齐啸峰 你当然知道我指的是誰。我不会管他的，但求他別来管我。我行我素，各走各的路——可是，这目前情况的发展——噢！（摇头）……

何淑端 你去找赵書記談談好嗎？他找过你好多次啦。你应该把你的这些看法全都告訴他。你听听他的意見看……

齐啸峰 沒有必要。而且，我不想步曾鳴高的后塵！更不屑于學習他的行为，走捷徑，奔走門路！

何淑端 呵？你原来是这样看他！你……

外面傳來曾鳴高的声音。听得出有聲故作自然。

曾鳴高在外面声：“周媽媽，周媽媽！齐主任在嗎？哈，您在弄什么好吃的東西呀？呵！”

周媽媽在外面声：“在，在，先生在家。虹虹她媽媽也在。請进去坐吧，他會副主任，你看你，住得这么近，怎么这么难得上这兒来呀！”